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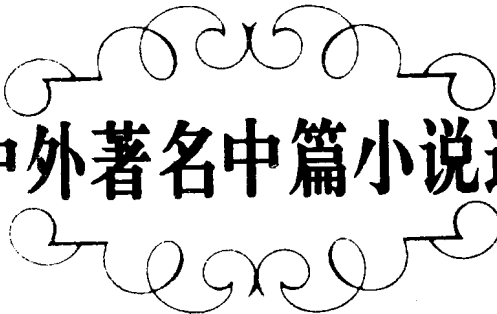
1

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ZHONGWAI ZHUMING ZHONGPIAN XIAOSHUOXUAN

阎纲 张韧 吴宗蕙 白桦 编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阎纲 张韧 吴宗蕙 白烨 编选

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ONGWAIZHUMING ZHONGPIAN XIAOSHUOXUAN

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1

阎纲 张韧 吴宗蕙 白桦 编选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发行：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广东科普印刷厂

3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875 印张 350,000 字

印数：10000

书号：ISBN 7-5302-0414-9/I·400

定 价：21.00 元（简精装）

目 次

杜布罗夫斯基·····〔俄〕普希金	1
普希金小传	
评《杜布罗夫斯基》·····	79
嘉尔曼·····〔法〕梅里美	83
梅里美小传	
评《嘉尔曼》·····	139
茵梦湖·····〔德〕斯托姆	141
斯托姆小传	
评《茵梦湖》·····	173
初恋·····〔俄〕屠格涅夫	175
屠格涅夫小传	
评《初恋》·····	250
通过大草原·····〔波兰〕显克微支	253
显克微支小传	
评《通过大草原》·····	313
羊脂球·····〔法〕莫泊桑	315
莫泊桑小传	

评《羊脂球》.....	360
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	[英]哈代 363
哈代小传	
评《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	398
第六病室.....	[俄]契诃夫 401
契诃夫小传	
评《第六病室》.....	462

第一部

第一章

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洛夫的俄国老贵族，他住在自己的一处田庄里，他的财富、显贵的门第和亲友，使他在他的领地所在的那几个省份里具有很大的势力。邻人们能够迎合他那极小的癖好就感到快乐；省里的官吏们听见他的名字就发抖；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接受人家的阿谀奉承，就像接受理所当然的献礼一般；在他家里，前来娱乐他那贵族的悠闲时光和分享他那喧闹的、有时是狂暴的作乐的宾客们，总是济济一堂。没有哪个敢于拒绝他的邀请，或者逢年过节不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去致以应有的敬意的。在家庭生活中，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暴露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所有缺点。他被周围的环境娇纵惯了，他那火急的性子每一冲动和他那智力有限的头脑的每一念头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虽然他具有非凡的体力，但每星期总有两三次因为吃得太饱而受苦，他每晚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在他家里一所厢房里，养着十六个女仆，她们做一些女人常做的针线活。厢房的窗户钉有木栅栏；门是锁住的，钥匙由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保管着。这群隐居的姑娘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两个老太婆监视着到花园里去散步。每隔相当时期，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就从她们中间挑选几个嫁出去，然后再找新的来代替她们。他对待农奴和仆人严厉

而且任性；但他们仍然忠于他，因为他们为自己主人的财富和名声而感到荣耀，并且他们仗着主人的有力护庇，对他们的邻人也做了不少的坏事。

特罗耶库洛夫的日常生活不外是在他的辽阔的领地上骑马，永无休止的宴会，恶作剧，而且这些恶作剧每天花样翻新，恶作剧的对象通常总是新来的客人；连老朋友也避免不了，只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是例外。这个退职的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是他最近的邻居，拥有七十个农奴。在和那些达官贵人来往时都是傲慢的特罗耶库洛夫，对杜布罗夫斯基却很尊敬，虽然他的地位卑微。从前他们在军队中同过事，特罗耶库洛夫从经验中知道他的性子暴躁而且果断。环境使他们分别了很久。杜布罗夫斯基因家境衰落被迫离职，住在他仅存的一个村子里。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知道了这件事，愿意做他的保护人，但是杜布罗夫斯基谢绝了他，仍然过着虽贫而不求人的生活。几年以后，特罗耶库洛夫以陆军上将的身份退了职，回到自己的领地；他们相见之下，都很高兴。从此他们就天天在一起，从未拜访过任何人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拘礼节地到老朋友的简陋的房舍去做客。他们俩是同年，同样的出身，受的教育也相同，甚至他们在性格和嗜好上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遭遇也有些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恋爱结婚，都是早年丧妻，两个人都有一个孩子。杜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受教育，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在父亲跟前长大，特罗耶库洛夫时常对杜布罗夫斯基说：“听我说，老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要是你的沃洛吉卡将来有出息，我就把玛莎嫁给他；哪怕他穷得像只秃鹰。”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总是摇摇头，回答说：“不，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我的沃洛吉卡不配做玛丽亚·吉里洛芙娜的未婚夫。像他这样的穷贵族，与其做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管家，倒不如娶一个穷贵族的姑娘，自己当家作主。”

的好。”

在傲慢的特罗耶库洛夫和他的穷邻人之间这种和睦的气氛，大家都羡慕，并且对这位穷邻人的大胆感到惊奇，他在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饭桌上毫无顾忌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不管是不是跟主人的意见相抵触。有些人想学他，越过了应有的恭敬的界限，但是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使他们永远打消了这种念头。只有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是处在这一般的规律之外。一件偶然的事情破坏了而且改变了一切。

初秋的一天，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准备到远地去打猎，头一天就吩咐犬夫和马夫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准备停当。帐篷和厨房先到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应当用午餐的地方。主人和客人们到犬舍去参观，这里有五百多只猎犬和跑犬过着饱暖而舒适的生活，它们用狗的语言赞美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慷慨。这里设有给狗治病的医院，由军医吉莫什卡照管，有专为良种母狗生产和哺育小狗的地方。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以这所豪华的犬舍而骄傲，一有机会就在那些每人至少看过二十次的客人们面前夸耀它。他被客人们簇拥着，在军医吉莫什卡和几个主要的犬夫陪伴之下巡视着犬舍；在一些狗窝前面停一会，问问病狗的健康情况，或者严厉而公平地批评几句，或者把熟识的狗叫到跟前，跟它们亲热地谈谈。客人们认为赞扬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犬舍是他们的义务。只有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皱着眉头一声不响。他是一个热爱打猎的人。他的景况只允许他养两只猎犬和一对跑犬；看到这所排场的设备，心中不免有点嫉妒。“老兄，你干吗愁眉苦脸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是不是我的犬舍不中你的意？”——“不是的，”他严峻地回答道，“犬舍是顶好的，你的仆人未必能有像你的狗这样的生活。”有一个犬夫被激怒了。他说：“多谢上帝和老爷，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有啥说啥，甚至有的贵族要是把庄园来换这

里的随便哪个狗窝，倒是不坏。他会吃得更饱住得更暖呢。”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到自己的仆人这几句放肆的话，放声大笑，客人们也跟着他笑起来，虽然他们觉得犬夫的玩笑对他们也同样适用。杜布罗夫斯基面色苍白了，一句话没说。这时人们给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拿来一筐刚生下来的小狗；他摆弄着小狗，挑选了两只，命令把其余的都淹死。在这当儿，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见了，谁也没留意他。

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和客人从犬舍回来，坐下吃晚饭，没有看见杜布罗夫斯基，这时才想起了他。仆人们回禀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回家去了。特罗耶库洛夫立即吩咐一定把他追回来。他从来出外打猎就少不了杜布罗夫斯基，杜布罗夫斯基对于猎犬的优点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精确的鉴赏家，是一个各种情况的猎事争执的无误的裁判员。人们还没有起席的时候，追赶他的仆人回来了，向自己的主人回禀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听从，他不愿意回来。照例被各种甜酒灌得暴躁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生气了，再一次打发那个仆人去告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如果他不立即回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来过夜，那末他特罗耶库洛夫就要和他永远绝交。仆人又骑着马去了，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从饭桌边站起来，让走了客人，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在这儿没有。人们应声递给一封折成三角的信；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命令秘书大声念给他听，于是他听到：

我的最仁慈的阁下：

我不愿意到波克洛甫斯柯耶去，除非您打发犬夫巴拉什卡来向我赔罪；罚他或者饶他都听我的便，我不愿忍受您的奴仆的嘲笑，就连您的嘲笑我也受不了，因为我不是小丑，而

是世代贵族。专此奉复。

仍然是您的恭顺的仆人

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

按照现今的礼节来看，这封信是十分无礼的，但使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激怒的不是奇怪的措词和态度，而是它的内容。“怎么啦，”特罗耶库洛夫光着脚板从床上跳下来，大吼起来，“打发我的仆人到他那里赔礼，任凭他饶恕和惩罚！他想的倒好；他可知道他是和谁打交道？我叫他知道利害……叫他吃点苦头，他就知道和特罗耶库洛夫作对会有什么好处了！”

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穿上衣裳，像他平时那样豪华地出猎了，——但是这次打猎并不成功。整整一天只碰到一只兔子，就连这只兔子也给溜掉了。野外帐篷里的午餐也是不成功的，至少不合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口味，他打厨师，骂客人，在回家的路上，他带领全队人马故意穿过杜布罗夫斯基的田地。

过了几天，这两个邻人的敌对仍然没有和缓。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去，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不见他就闷得慌，他高声地骂出最刺耳的话来发泄他的怨气，多亏当地贵族们的热心，这些脏话被他们加油加醋地传到杜布罗夫斯基耳眼里。一个新的情况消灭了和解的最后希望。

有一天，杜布罗夫斯基在自己的小小的领地上巡察；当他走近桦树林时，他听见砍伐的声音，过了一会，又听见倒树的声音。他赶快到桦树林去，碰见波克洛甫斯柯耶的农民正在不慌不忙地偷他的树木。他们看见他，拔腿就跑。其中有两个被杜布罗夫斯基和他的车夫捉住了，绑起来带到杜布罗夫斯基的院子里。当场抓到敌人的三匹马也当作了战利品。杜布罗夫斯基非常气愤：在这以前，特罗耶库洛夫的仆人们——这帮出名的强盗，知道他和他们

主人的交情，从来不敢在他的地界内胡闹。杜布罗夫斯基看到现在是趁刚发生的裂痕钻空子，他决意违反一切战争的惯例，用他们在他的林里采伐的树条教训了俘虏一顿，没收了马匹。

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他气疯了，在怒气刚上来时，他本想带领自己的奴仆去袭击吉斯杰涅甫卡（这是他邻人的村名），把它捣得片瓦无存，把地主本人囚禁在他的庄园里。这样的丰功伟业在他并不算什么稀罕。但是他很快又转了念头。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偶然往窗外一望，看见门外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从车里出来一个戴着皮制帽穿着粗呢外套的矮个子到厢房去找管家；特罗耶库洛夫认得这是陪审员沙巴士金，于是吩咐人叫他来见他。不一会儿，沙巴士金已经站在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他接二连三地鞠躬，毕恭毕敬地等待他的命令。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不起了，”特罗耶库洛夫对他说，“你来干什么的？”

“我进城去，大人，”沙巴士金回答，“我顺便到伊凡·杰米扬诺夫这儿看看阁下可有什么吩咐。”

“你来得正好，我一时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来了；我有事要托你。喝点沃特加再听我告诉你。”

这样亲切的款待使这个陪审员又惊又喜。他谢绝了沃特加，全神贯注地听候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吩咐。

“我有一个邻居，”特罗耶库洛夫说，“是一个粗暴无礼的小地主；我想把他的产业弄过来，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

“大人，如果有什么证件或者……”

“胡说，老弟，哪有什么证件。有证件还说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就把产业夺过来。可是，让我想想看。这宗产业

从前是属于我们的，被一个姓什么斯皮参的买了去，后来又卖给杜布罗夫斯基的父亲。能不能在这上头找个碴儿？”

“很难，大人，这项交易大约完全依照法律手续办的。”

“想一想，老弟，好好地想个主意。”

“大人，譬如说，如果能够想办法得到您邻人占有领地的凭据或者地契什么的，那当然……”

“我懂得，难题就在这儿——他所有的证件都在失火的时候烧掉了。”

“怎么，大人，他的证件都烧掉了！这再好没有了！这么说来，您可以按法律行事，完全不用怀疑，保您十分满意。”

“当真吗？好的，可要卖点力啊。那我就指望你了，至于我的酬谢，你可以放心。”

沙巴士金几乎鞠躬到地，走了出去，从那天起，他就开始照计划行动起来，多亏他的手腕灵活，刚过两个星期，杜布罗夫斯基就接到城里的通知，叫他立刻送上有关他领有吉斯杰涅甫卡村产业权应有的说明。

这意外的查问使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大吃一惊，他当天就写了一件语气相当粗暴的复函，他在复函中说吉斯杰涅甫卡村是他父亲的遗产，依照继承权应当归他领有，与特罗耶库洛夫毫不相干，任何外人想争夺他这份私产都是诬赖和敲诈。

这封信在陪审官沙巴士金心中引起了非常愉快的印象。他看出，第一，杜布罗夫斯基对于打官司不大在行；第二，让这样性急和鲁莽的人上个大当是不难的。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又冷静地研究了陪审官的质问，认为有更详细回答的必要。他写了一件理由相当充分，但后来才露出破绽的呈文。

诉讼开始迁延起来。相信自己有理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

对这场官司不大介意，他既不愿意也没有可能拿出大把的钱去打点，虽然他常常嘲笑刀笔吏出卖良心，但他绝想不到他会做一个诬告的牺牲者。在特罗耶库洛夫这方面，也同样很少关心他的计谋的胜利，反正有沙巴士金替他奔走，用他的名义办事，威吓和收买法官，千方百计地曲解一切法令。不管怎样，一八……年二月九日杜布罗夫斯基接到县警察局通知，叫他出席××县法院听候他——杜布罗夫斯基中尉——和特罗耶库洛夫陆军上将之间关于田产诉讼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当天杜布罗夫斯基就出发进城，在路上特罗耶库洛夫赶过了他。他们彼此傲慢地看了一眼，杜布罗夫斯基在敌人脸上看见了恶意的微笑。

第二章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进了城，在一个熟识的商人家里落脚，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县法院去。谁也没有理睬他的出庭。接着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也来了。文书站起身来，把鹅毛笔夹在耳朵上。法院的官吏们逢迎备至地迎接他，给他移近安乐椅，以表示尊敬他的官级、年纪、乃至他那魁梧的体躯；他在敞开的门旁坐下，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倚着墙站在那里，——法庭上一片沉寂，书记官开始高声地宣读判决书。

我们把判决书全文在这里发表，相信任何人都会高兴看到在俄国竟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失去自己的产业，而这产业的主权本来是我们无庸置辩地具有着的。

一八××年二月十日××县法院对于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原属陆军上将吉

吉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洛夫之田庄一案，业经审理，该田庄座落××省吉斯杰涅甫卡村，共有农奴××名，并有草地和其他各种农业用地××亩。原告人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于一八××年×月九日呈递本院诉状一件，内称：原告亡父，即八等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耶非莫维奇·特罗耶库洛夫，于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总督公署任省秘书时，由贵族出身办事员法杰依·耶戈罗维奇·斯皮参手中购得田庄一处，座落××区吉斯杰涅甫卡村，据当时户口调查，该村名为吉斯杰涅甫卡移民村，又据第四次户口调查，计具有私人财产之农奴××名、庄园、耕地、荒地、树林、草场、吉斯杰涅甫卡河渔场，此外尚有属于该田庄之一切农业用地与田主之木屋，总之，凡从其父贵族警官耶戈尔·杰连其依奇·斯皮参手中继承并取得主权之财物一概在内，并未保留农奴一名或土地半亩，议价二千五百卢布，当日于××县法院订立契约，并由其父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通过××县法院办妥一切过户手续。嗣后，其父于一七××年九月六日遵上帝旨意与世长辞，而在此期间，原告吉里拉·特罗耶库洛夫陆军少将自一七××年，他几乎尚在未成年之际，即在军队供职，且大部时间皆出征国外，是以其父之逝世与其身后所遗之财产，彼均无由知悉。现彼退职还乡，在其父所遗××等省××等县××等村包括农奴三千名之若干田庄中，发现附有农奴××名之田庄一处（据最近户口调查，该村农奴共计××名）连同田地以及各种农业用地竟为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擅自占有，而彼并无片纸只字证明文件之根据，故特将卖主斯皮参出给其父之地契正本一纸附于状中呈递本院，请求判令被告交出非法占有之上项田庄，归由原告全权管理。至于被告在非法占有期间之一切收益，并请依法责令被告赔偿等情。

兹经××县法院据状调查判明：该争讼中之田庄现时占有人即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已有辩诉状递交贵族陪审官，辩诉状略称，彼所管理座落于吉斯杰涅甫卡村田庄一处，计农奴××名并有田地以及各种农业用地，系继承其已故之父炮兵少尉加甫里拉·耶夫格拉非奇·杜布罗夫斯基之遗产，此项遗产系经其父向原告之父——当时为××省总督公署十三等文官，后升八等文官之特罗耶库洛夫——购得者，原告之父在出卖田庄时，于一七××年八月三十日，曾交给九等文官戈里高里·瓦西里耶维奇·索包列夫委托书一件，该委托书曾经××县法院验证，被告之父应从索包列夫手中取得地契，因委托书内载，特罗耶库洛夫将本人购自办事员斯皮参之田庄，计农奴××名，连同所有田地，业已售与杜布罗夫斯基，地价三千二百卢布已全部收讫无误，特委托代理人索包列夫代立绝卖契约。而且，其父根据委托书付清价款之时，亦即领有所购之田庄，并从此作为合法之主人永远拥有支配权之日；从此卖主特罗耶库洛夫及任何人对该项田庄均不得有所干预。惟卖契究于何时并由何机关证明由代理人索包列夫签给其父，则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确属不知，因彼当时尚幼，父死后，又未能寻得是项契约，彼称一七××年彼之住宅曾遭火灾，已与其他文件及财务付诸一炬，失火之事，该村居民，人人皆知。总之，上项田庄自特罗耶库洛夫出卖之日或自索包列夫接得委托书之日，即自一七××年开始，至被告之父去世之日，即至一七××年止，邻近居民均可证明，确属杜布罗夫斯基所有。居民证人共五十二名，均经具结供称，据彼等记忆所及，杜布罗夫斯基领有上项争讼中之田庄业已七十余年，其间从未发生任何争端，至于彼根据何项契约而领有，则非所知。前业八等文官彼得·特罗耶库洛夫曾否领有该项田产，彼等已不

记得。杜布罗夫斯基之住宅于三十年前夜间失火焚毁，亦属事实；此外证人尚证明上项争讼中之田庄之收益，自该时起，平均每年不下二千卢布之数。

原告陆军上将吉里拉·特罗耶库洛夫本年一月三日向本院呈递答辩诉状，略称被告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虽提出原告之父所给九等文官索包列夫代卖上项田庄之委任书一件，但不惟不能提出契约，甚至不能依民法十九条及一七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法令提出契约成立究在何时之任何有力证据。而且依照一八一八年五月×日法令规定，委托人既已死亡，委托书本身自然完全失效。况且法律规定：

判决发生争端之田庄之主权所属，其办法是：持有文契者胜讼，文契缺如者有待查对旁证。

原告吉里拉·特罗耶库洛夫既已提出契约文书，证明上项财产确为其父所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理应撤销被告杜布罗夫斯基之占有，判归原告继承。至于被告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从而获得不当之利益，应于查明数额之后，依法判令被告如数清还。

××县法院于审理上述案件后并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兹认定：

陆军上将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洛夫声称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布罗夫斯基所占有之争讼田庄，座落吉斯杰涅甫卡村，据最近第××次户口调查共计男性农奴××名、连同田地及各种农业用地，为其所有，并已提出原本地契，证明确系其父——曾任八等文官者——于一七××年由贵族办事员法杰依·斯皮参手中购得，且据该契所载，该项田庄业于同年在××县法院转移过户，虽被告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提出原告之父所给九等文官索包列夫之委托书一件，

委托后者与被告之父签订契约，以为反证，但此项委托书不唯不能视为不动产买契，按××法令，甚至临时占有亦属违法，况且此项委任书因其委托人死亡，已根本失效。再则被告杜布罗夫斯基自本案程序开始之日，即一八××年×月×日起，迄未能提出任何有力证据，证明确于何时何地依据该委托书签订买契。故本院认定上项田庄计农奴××名连同田地及各种农用地等项一如现存状况确系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所有；据此特责成××县法院撤销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之占有权，给特罗耶库洛夫先生办理过户手续，并确定彼之继承权。至于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请求向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追偿彼非法占有上项田庄所得之收益一节，据老年居民供称，该项田庄确系被杜布罗夫斯基祖辈以来和平占有，特罗耶库洛夫先生亦从未对杜布罗夫斯基之非法占有提出诉讼，关于这点法律规定：

凡在他人土地上播种或在他人庄园内营造房屋，一经告发，而且查得证据确凿者，则占有之土地及其生长之谷物或庄园连同一切建筑着即一概归还原主。

准此，原告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请求令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偿还历年收益一节应予驳回，盖因判归原告者已属田庄全部，并未有任何遗留也。倘于转移过户之际，果有财务未经移交，而原告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确有证据，应准予另案起诉请求移交。本判决根据法律并依上诉规程应向原告、被告预先宣读，兹特经警察局传两造至本法院听取宣判并签字以表示是否甘服。

出席本法院两造在判决主文签字：

书记官念完了，陪审官站起来，向特罗耶库洛夫深深地鞠躬，